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待制集卷十五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四百四十六

集部

待制集卷十五

元 柳貫 撰

崇福永樂寺記

吳江四封以水為城泖涇港瀆綺錯棊布浮屠氏之居  
間見於葭菼間水鳥樹林各具殊勝楚粵之郊無是景  
也由州郭西南去七里有塘曰荻塘有地曰雙楊故

未有寺而有寺始實際大師永真真字無相常熟姚氏  
子早依慧照大師圓公薙髮受具嘗出遊方過雙楊愛  
其融結完厚據勢不騫將求席地修習禪觀里大家周  
氏因聞生悟斥其地數十畝施而歸之真誅茅結屋作  
華光王像昕夕祈叩焚指自誓將興道場積誠上孚神  
與嘉應縉白之侶善其戒行聞者見者委施恐後真度  
其力與時可以建事乃大興土木宏啟寶坊居佛之殿  
演法之堂縣簾之樓棧藏之室若山門庫院齋廡庖廩

咸以序為凡所締構必極堅好單鉢趨庭鐘魚答響堯  
然壯觀將與名藍望剎角麗而爭華矣內戚謝節使埴  
聞而起信為請于朝有旨錫寺額曰宗福永樂之寺使  
著甲乙流傳之令而賜真紫衣師號嘉其白業而煥飾  
之時則宋淳祐之七年也真尋以福建轉運使劉公之  
招出世建寧之安國閱歲謝歸至元十五年年六十三  
示寂于寺之方丈度其徒二十餘人而若普顯普修普  
信普曉普淨普達則其上首也顯繼席十年而修實嗣

修亦端一有為益建大閣斲木為盧舍那金身坐寶蓮  
華上旁列千佛別印三藏教經五千四十八卷函盛度  
置龕栖左右如龍宮之湧現而帝網之褰開麗且密矣  
初真肇基嘗挿草建標曰某當作堂某當作室後必有  
成我志者人固疑而未信也今千楹萬礎雲蒸霧鬱屹  
為大方之家雖其願力弘深有以致之亦由繼述得人  
克濟斯美可不謂之盛際哉修傳信曉而次及于達達  
且老自念昔吾師實際不階尺寸之力規作蘭若依乘

佛智幸就功緒為吾之徒被服三衣蠲除五欲有宮居  
粒食之安無更繇賦祖之累固祖德之封培而法源之  
流衍者也惟古招提其名迹緣起記薊樞機傳在人口  
周于聽聞以有文字為之紀述故能久而益著今吾寺  
六世百年傳持一道而碑版無辭圖牒未載何以揭德  
訓嗣孰專製作其往請辭于是其徒元鼎方建業大慈  
教庠乃介其宗主天泉餘澤乞予文之於石泉與予異  
名同行不得辭則為次序其言而繫之以頌頌凡六章

章十句頌曰巖巖像法決于寰中如月印水如雲行空

觸之則是境境圓融我行江吳湖澤西東幢刹相望殷

其鼓鐘其一雙楊之洲土非根著灌木深蒲葦焉叢薄孰

開精藍揭名永樂觚棟鵬騫簷牙獸攫法法毗盧門門

樓閣其二於維永樂爰始經營以華光王為護法城一華

既發五葉同榮施道旁流百川就盈致非力致成則天

成其三緊實際師昔在佛世宅茲空荒修三摩地是舍利

光珠潛五閎乘大因緣揮發神智譬如酌泉望滿一器



其際則往矣百年六傳孰引孰承其世多賢謂是永樂  
雖名梵筵如一微塵栖于毫顛即佛觀佛說法熾然其  
法不虛行以人而重四分六儀三時禪誦樹影水聲皆  
其機用以我是心歸美讚頌其

六

### 稱心寺重建佛殿記

釋氏緣業之說儒者在所不論然自其一曲推而致之  
則有感必應無微不顯是皆一理之形非崇虛翼偽比  
也棟宇形器之末初若無繫乎道然迹其廢興在人成

壞因時足以占像法之汙隆示民情之向背所謂有緣有業者豈不較然著哉大都崇真宮提舉道士薛君玄羲予方外友也比歲退隱貴溪龍虎山中以書諭予曰我仙浦里之有薛氏始唐旗頭大將軍大司徒公史不傳而譜佚我不知其去公若干世計是官號爵級必出于唐末五季用武之際殆一時之禮制與司徒之後稍稍向用儒術至宋太學博士邦彥與其子南城縣尉穎尤好浮屠言建寺里中請額稱心度僧甲乙居之繼遭

寇燬紹興初潁子習淳熙中習子徹復先後增施園田  
重新基構梁虛為樓範金為鐘等制方備而宋社已墟  
會里民有倡亂稱兵掠仙浦而過者寺則再燬我薛氏  
宗亦浸湮而浸微矣為淳熙之後者恩州南丹縣令則  
我之曾祖也泰定三年我自崇真南歸主僧妙善以復  
寺告重念我先世克崇因果成是精藍傳序在我適承  
其廢而我寄迹老子法中莫能躬薦土木之勞惟當傾  
倒囊褚佐興凡役以無忝我所生善謝曰此檀越之宏

願而比丘之勝因也予其敢有弗虔明年粟布工材畢  
具三月壬子佛殿成其宗幾尺縱廣幾尺又明年兩廡  
成門堂齋寢各以序為莊嚴麗密眈然盛觀過者改視  
知薛氏之猶有餘祉也子幸以文賁我一以昭往迹而  
一以厲方來如將諉為緣業則我所未暇嗟夫稱心一  
席地無法炬之光明無說鈴之化誘賴薛氏之多賢訖  
重輝而再造玄義妙善雖則異名同行要其尊祖扶宗  
之意炳如也是役之興殿為巨故題其額曰稱心寺重

建佛殿記尚亦史氏舉凡之例哉元統二年冬十又一月望日製

藥師院記

藥師院栖僧數百指在清江鎮市闌中蓋不知興作由起而藥師者如來之別號以是名其刹固謂衆生顛倒四病得瞻如來妙有光相猶如痿者獲伸瞶者霑飲何必身踐耆域之場手探方匕之劑自然安穩饒益稱吾法已由宋寶祐戊午至今大德丁未院嘗三燬賴其徒

多才良故能顯致信施屢債屢興愈新愈盛東西行者  
每覘之以為市區隆美之候像法之流亦繫乎人哉皇  
慶元年歲在壬子主僧士選性玉相繼經畫而大佛寶  
殿成豐崇麗密覓異曩稱善士何定山上座果日寶薦  
材輸力院衆奮踊因相顧言殿役最鉅厥既底績乃若  
寺制之當備吾而可諉其責於是從義傾斥衣盂建法  
堂普潤哀輯賸貲作三門以和又攻石陶土增築繚垣  
齋廡庖庾輻集鱗比堯然煥然目睹心竦生大歡喜以

為如來覺苑化現湧出隨所敬禮而得開度譬諸智井  
鑿深更取清泉以悅衆口轆綆不費水味益佳施者受  
者皆名報恩為國貽慶然則古德之以是名院究其緣  
起不在斯乎泰和二年以和遊京師款門求記為次其  
說使歸而鑱之以昭來者九月三日記

慈慧菴記

先儒所詮大抵依智以成言而假喻以顯道今大經所  
說堂臺塔廟象馬車輿衣被纓珞總衆寶以嚴飾約四

法而安住將以示開遮之相該權實之用為大根大器  
人設也然而衆智有偏圓情識有利鈍玄徒白羽隨順  
修行猶有待于即境生悟因事達理則莊嚴像法殫極  
華好使人目覩淨光耳聆妙音足踐化域而一方千佛  
十方萬佛光明勝幢融攝所至即名寶坊何嘗不認大  
經所說為真實義哉思昔一士依止雙檇樹下著僧伽  
黎衣在家出家說心王法號名善慧則吾婺人也雖內  
院之分身已化而松山之行道猶存至今緇素之倫雅



崇性相之論王曇願為上首靈運恐後成佛抑有自來  
慈悲菴在郡城西北陬故為王氏第學佛人周覺聰始  
買居之覺聰早持內典有所證入誓息諸緣歸誠圓覺  
即以安處施作伽藍構殿像佛啟門通道旛彩香華既  
已備諸供養又謂瞻仰吾法依于一相而流通衆妙實  
在契經掄材徵工復作大華嚴閣贖盡經八十一卷度  
實在上斲木塗金為盧舍那佛化身一軀繪經變千佛  
其左其右時節大會四衆咸集然燈散華吹螺擊鼓誦

經歌唄歸美報上在大城中隱然為象王一窟矣于是  
遠近傾信稍以貲來委施無幾而覺聰謝世子覺照承  
志尤謹拓開後隙地益建彌陀殿翼以齋寢總若干間  
而庖湏匱井鐘磬幢蓋取所宜具皆以緒成凡施之出  
于其私與合之于衆得田若干畝而熏蠟茗劑之須無  
外求者覺照不懈進修謙己能受聞旁縣龍丘有苦行  
人葉性空嘗涉道自在乃虛左席延而致之俾以一音  
演暢申祝國釐而次以滋利羣生蓋其志不以述事為

已足而以宏法為已任使居善慧之鄉咸修覺照之行  
豈有攘袂于其間者哉予友張君子長居邇慈慧間嘗  
道予往游覺照淪茗羞供瀝誠致辭丐予施文傳信方  
來昔予講禮之暇稍窺覺苑之際見世之談實相者迷  
空假之原論無學者滯有漏之因方閔焉悲之竊喜覺  
照不隳形體墮業識而能作是方便以自修自證在于  
晚季豈不猶賢矣乎菴蓋作始于大德癸卯三年而成  
十年而覺聰化去又十五年覺照作別殿而菴制粗備

屬茲序績而將有賴于吾言吾言何足賴也元統三年  
歲次乙亥夏五月既望蜀山居士柳貫記

龍華寺記

吾縣所負山曰仙華山山去縣尚十五里行未半道有  
浮屠氏之居榜龍華寺者經始于柴氏婦胡而緒成于  
其孫善義龍華廢寺額義請于官揭而顏之用舊典也  
初里大僧師遠早遊諸方參禮名師卓有見解依虎丘  
傳本於靈隱而本化去依淨慈斷闕倫而倫又化去返

栖故山將以究了已事胡之母子竊深敬之為卜其居  
之右作績善庵迎之以來且命義從之游處遠庵居六  
年而寂于是義拳拳弘法之念不懈益勤間至錢塘或  
導之入謁淨慈愚極室中極啟之道要義愈感服時及  
庵信絕學勤繼主西峯義往來咨叩二公尤掖進之秋  
江湛方自華頂起單憩婺城北圓覺庵義一見與語合  
意即介勤請住積善厥既受請撰日入庵開法而四方  
慕道之侶知義可以依止來者如赴義又益治禪栖規

恢法會是歲坐夏者餘五十單縣主簿趙君郁見而躋  
之始勸義請故額以寺易庵又明年湛遷住華藏衆亦  
隨散義愀然曰有寺無僧猶虛器也吾可以求之人乎  
迺以傳姓承宗之事付之兄子自乞祝髮受度焚香設  
像遙禮遠公為之師焉蓋昔以遠故作庵而遠又嘗啗  
我以禪悅之味者也遠為初祖則由我以及世世傳次  
住持尚吾祖母崇法敬僧之意有在于茲義誠知本哉  
自義受服三衣荷承大法晨營夕計唯以堂室未宏像

圖未飾為已策勵凡窘身節口以有銖縷之贏不以給  
諸斲削之伎則以授之采繪之工今殿寢中嚴門閤外  
敞徑街繩引齋廡翼張而演法之堂旃檀之林香積之  
厨參峙臚列森邃蕭爽鐘有筭簋經有函庋有田以給  
饘粥有林以備薪樵圃可以畦井可以汲視諸方大雄  
氏之宮亦克美矣而義之言則曰是在吾法猶為未具  
復闢地其後建千佛閣負閣為普賢殿四楹藻梲繡栴  
上下映發位盧舍那佛閣中而旁寘賢劫千佛坐像其

次斲木髹彤塗金渥采相好莊嚴若幻而出香華幢蓋  
備諸雜飾時節大會有式有度然皆有以資之無外求  
者吾縣雖斗絕而經塗所出披緇衣褐之徒解屨升堂  
甘寢美食如返家舍有以陰翼其向道之誠古人建立  
叢林其意正惟有得于此焉耳義之為是寺後也閱三  
世四十年若其伯叔兄弟與其故妻之姊姒咸有所助  
而施之出于檀信者亦十得二三獨里士趙君某及其  
內子張緣契特厚既捐貲相其造閣之役度僧之事又



斥腴田若干畝歲入其租以供普賢會凡費所謂有以  
資之者也今立祠閣西每食必祝浮屠人所為修其社  
報蓋如是而已趙君子友也間持義之言請予曰義耄  
且衰矣深惟夙植善根攝是正念殫智畢慮開拓精藍  
雖名有漏之因實覲無窮之利然我能奮興於前而不  
能必其繇引于後則植者有時而仆築者有時而隳華  
絢麗密者有時而埃滅無餘我為是懼亦既筆為訓辭  
以傳示於我後之人且誓言于佛而以天龍鬼神涖禁

而誘迪之矣意猶以為未也檀越為我謀文顯著于石  
使有目咸睹有耳咸聞豈不益為可恃哉義之所以必  
假吾言以致其請者以君之不我欺也予受言已則辭  
而識之曰佛法被于天下名山大澤之間壽國福民之  
祀鼓鐘相聞大抵歸于釋矣然其人豈能皆以說鈴化  
警流俗必使之塗塞耳目以同入于幻囈不可救止而  
後已也蓋亦有山林特起之士返流自照發真歸元用  
其善巧方便聞修至于積之之久而豐居廣藉迄就功

緒則簣進而為山水至而成渠若善義之于龍華始奮  
其孤孱之力以卒成是偉異之觀雖欲不歸之緣業詎  
可得乎然則義之假象以顯智因境以導迷又豈不欲  
率此土衆生同登淨覺而延茲堅根碩葉之蔭于方來  
而未已也耶乃若田業之籍于寺者或義所自施或得  
之衆施與凡佐其肇興之費者細大畢紀將托茲石之  
陰繫而鏡焉其不私人之惠又如此嗚呼世出世間有  
二法哉

僊華山化城精舍記

僊華山之南麓蹊術北引繚原田度澗岡前行可數里至東峯之下有谷窈然中藏有泉滂然仰出其土田宜樹藝浮屠若空者受經于山北之皇安普利院出參禮名師遊浙東西倦且休矣始披荒得之剪茅茨室度可尋丈將自食其力以修習禪觀究了大事久之白衣人稍來依止而室隘莫能容空之師清衍比受請樓氏主其墳菴長者億聞空苦行而嘉之為徙其家廢佛祠位

于中以嚴像法作齋寢庖湍使可繼處天童竺西和南  
題其榜化成精舍表緣業也于是龍峯主僧永鎮首施  
田若干畝且勸發長者斥田山園總若干畝隸之行曰  
吾則不可以無施也亦割私田若干畝歸焉空受施已  
知其道肫慤可信益務力生勤事不懈進修而門廡鐘  
閣咸以序為始圖觀音大士像于北壁更搏土為之飾  
以黃金範銅作鐘亦若干勛而贏有田若干畝施而入  
者若干空所經紀者若干榴櫚之墟化為寶所猩鼯之

穴現成法筵瞻者生敬遊者忘去行修而緣稔雖空亦不自意其成就如是佛之為教尊嚴廣大可勝贊哉昔吾鄉先生方韶父隱山南東嗜詩好遊採擷奇秀攄發芳華是山之勝幾無佚美矣歿且塋域距精舍不數十舉武予時方教國子訃來輯行為銘其孤樗梓鑽石未樹予解江西之明年始率里友買田具施請寓祠植碣精舍空曰吾師也有施道焉其曷敢不承及予絮酒以往空作禮迎勞固嘗問詩法于先生師之亦宜間數歲

空攝衣入謁曰檀越為我識精舍本末予以先生故屬  
筆夫奚辭予觀自古佛者苦心窘形離智斷念竄伏于  
空林灌莽之間晝日力作食艸木實晨莫稽首合爪崇  
法事師如承父母而加畏慎雖踐蛇茹蠱交變于前以  
為是偶然者其心精進無有退轉故能攝受諸難返照  
自性平等衆生入佛三昧其堅苦悴辱若是異時壁觀  
一婆羅門身心寂然非有放光動地之祥而法印真乘  
燈燈不昧天下叢席藉以為宗今世紀益縣祖風不紹

三衣改飾伊蒲罷供將明小果之因難甚一華之見於  
斯時也使無識超見卓如空等輩拔于渙淦歸潔其身  
而思滅苦本之士猶得託焉以處則澗槃之上不名一  
迹可不可哉雖然念拮据之不易重付累之有人此又  
繫乎緣業之洪纖予亦安能知之也至元改元之明年  
青龍丙子春正月丁巳太常博士柳貫記

橫山龍神廟記

婺衢二水會于蘭陰合流而下為蘭溪治城占水之東



而直其西南有山橫障衢水之衝者橫山也水方湍悍而巖崖扼之泓渟灣洄匯為深淵宜有龍神潛于其中出光景騰雲氣蓄洩雷雨而潤澤羣物其為造化之府章章異哉然則神之嘉惠于茲土舊矣而民之報事于神者宜何如山故有龍神祠比歲因廢不舉厥咎在民而吏亦安能無責乎爾重紀至元二年其歲乙亥夏秋不雨赭原焦野民憂無年長牧僚吏為徧禱羣望靡牲殫幣神弗顧答州判官王侯庭鈺獨深繫心焉乃進父

老而問郡故得龍淵之迹郊郭數里而近練日宿齋屏  
却車騎親即其處取香瓣書齋意厲深潔誠籲于明神  
垂瓶而挹清泠張旂而導先御見山際升雲如縷有頃  
玄陰四塞甘澍滂流四境既足萬槁咸蘇民吏交口歸  
德于侯侯曰盍新祠廟昭答神貺乃出食錢以為民倡  
又明年廟成具石來請刻辭嗟乎神智變化莫靈于龍  
矣淵飛而天行豈有迹哉然而窟宅斯在盼蠻潛遁雖  
未可的然求之方體之中而亦不可漠然委之方體之

外惟夫以心感心以神格神則所謂神智變化而為靈者無在不在真若蓄之宮沼可褻而擾也王侯以賞延入官廉靜寡欲而篤于愛物肆茲閔旱之誠實本宜人之政龍維神物不聞則已聞之其有弗饗者乎然則廟而祀之以申儆于方來是則不可以無記也乃記而鏡之于石

鄭氏旌表義門記

治古之時家自為宗而宗則有法若制為冠昏喪祭之

儀與施之親疏隆殺之等凡因人情立人義而繫乎一家之政令者皆是也然宗雖叙于一家而法實周于天下閭與黨率胥成孝敬之風化洽教敷壹是仁讓之俗于斯時也義且泯于無形而名烏乎生蓋至于道隱民散代衰禮替而宗統服紀藐焉無屬借鋤取帚勃蹊閱墻或不待閱世而繼見之矣則夫操長民之柄者將以致夫潛轉密移之功亦安得不為之率德厲行使之知所勸而強于為善善者既彰惡者斯瘳于是又取其出

于天性而和諸物則人人可以制而行之者命之曰義  
字其民曰義民表其門曰義門扶衰救敝名存與存君  
子益有甚不得已也記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未  
之逮也而有志焉大同之世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小康  
者斯可矣然則舉斯世之大而義之間見者僅僅若是  
是可嘉也亦重可嘆也吾里鄭氏之以義門被旌表且  
三十年於茲視其家庭而其悖孝廣弟之日滋講信修  
睦之日謹植本固而浚源遠矣蓋自其七世祖諱淮始

與其二兄弟卜吾里之感德鄉居焉其後三家浸盛名  
其地三鄭示有先也公淮而下六世曰某某率之儉勤  
以啟大其基七世曰文嗣大和文泰文厚文轟重之積  
善以恢宏厥緒併其翼子貽孫間及八世不裂籍以為  
異不殖已以自私尊尊而親親老老而幼幼凡聚廬以  
處同釜甑以食者支屬口餘百僮手指千薰然義風不  
戒而趨為之冠昏以重其始為之喪祭以厚其終月薦  
以著存時饗以尊者男事詩書女事蠶績昭穆有序貴

賤有差出相助也入相保也服勞于作息之間而繫維于禮法之內雖等之十世以至于百世可也初里耆列其事于縣縣令長上之大府具移廉訪使者覆按如章以次達于中書下之儀曹請用故事賜旌表亦既報下大書其門曰旌表孝義鄭氏之門矣今文嗣文泰文厚文轟皆不克壽而大和方以踰七望八之年益經紀其家事潤飾其門戶凡欲納之于禮而範之于義而後已會朝廷方修通志頒行郡國若曰諸以孝義旌門者與

免雜役縣復準令有請及轉而上聞由部而省咸謂宜如制令即賜蠲復命既下大和感激思奮拜手稽首言曰熙朝之所以惠綏于我廛里之細賾者可謂至矣吾高曾祖考之所以啟佑于我不令之子孫者亦可謂厚矣大和耄且及之誓殫餘晷課諸子姪力耕以奉公上而暇則詠歌帝力終為盛世之幸民而已顧惟伯父當干戈倣擾之際早捐館舍吾先人抗身艱阨上奉尊老下慈孤幼敷蓄樸斲以紹開先業至于吾世而吾兄文



嗣吾弟文泰益匆匆盡瘁系銖積寸修其疆畎以畢茲  
塗曩恫瘼再世豈易然哉今進承旌復之恩拔諸什伍  
之籍譬之塗芻行葦得免牛羊踐履甚幸甚休使不謀  
文顯刻金石則何以逌續芳猷傳之來裔乃以其文屬  
貫貫則復之曰義出乎人心而還以制乎人心者也自  
其動于所感或不能無欲而世遂以為欲勝則害義義  
立則利無與存彼益知夫益氏義利之反矣而不知記  
禮者之言固嘗深致意人情人義人利人患之辨而又

必曰舍禮何以治之惟其本義以制情是以因義以成利以利為利者末也而以義為利者知其本者也然則治之以禮其諸總攝人心携持世故之微權也歟君子蓋有所甚不得已焉而非其盛之謂也旌門復役國之令典而顧以畀諸一介草莽之臣其鼓舞興起之意夫豈私一鄭氏哉機動籟鳴必有得于言意之表者而貫何足以知之貫里人也請以是刻之庭曲之碑以侈茲幸遇而且以貽諸後人云

重修適意亭記

烏傷漢縣也直其南東鄉曰雙林村曰蒲墟有朱氏者  
世居之按志自晉東陽太守諱垣始徙至臨海太守諱  
汎遂占籍為縣人東陽與金威將軍諱禮齊揚州刺史  
諱幼三墓皆在村旁蜀山下而金威更廟食其鄉民歲  
時歌舞奉嘗之不絕譜云五代之亂一翁十八季翁最  
得上壽嘗治鐵作羅漢像使季人奉其一散而居于村  
之西東至今縣多朱氏人謂有像者為朱氏之世之徵

而像尚八九在然族散代遷昭穆有不相通者矣蒲墟  
後用朱氏昏嫁導餞儀物烜赫有光改名赤岸其即居  
者衣冠引翼詩禮續承里號聞家而尤莫盛于季宋兄  
弟聯登甲科至七人皆以文雄一時迨茲六十年餘子  
孫班班有祿仕而抱道不試者亦能善其身以善其家  
晉齊之澤維有衍哉予家東距赤岸不羸三舍若溧水  
州判官繼善字性初與其猶子震亨字彥修不獨于予  
有交友之誼而重之以親戚之好焉今性初不可復作

而彥修懃懃語予曰吾家固有適意亭吾高祖東堂府君字元德之所作也府君與宋工部侍郎毅齋先生徐文清公友善二子實從之遊府君時先生之家居也為作斯亭延而致之以資和允講習之益蓋先生之學出于文成二公而深體力行沈潛剛毅清風勁節凜然如冰雪孤松即府君之能致先生與先生之屑意于府君其人品高邁固絕人遠矣府君下世亭且缺廢吾曾伯祖贈婺州路總管府治中府君嘗一營治之而自記之

及吾世而亭燬于寇初面亭有池吾季父溧水府君除瓦礫興構築復作亭池上未成而季父卒官今吾將經緝是亭即故址作金威祀以東堂府君侑且為別室奉先生之主焉蓋金威神祠于鄉府君始作亭而吾子孫承宗弗墜尚先生之教秩而祠之示有先也子能為吾記亭興作之自而繹張先美以垂訓于方來尚吾季父之志也夫眇予晚出企瞻先生猶神龍之遊于玄間而威鳳之翔于千仞見且不可況欲藻績而形容之以自

附于知言之士其將若何而自靖之耶獨念往嘗竊從鄉之耆艾講聞先生立朝大節想其面目嚴冷言論剴切雖出藩入從深簡穆陵之知而終始難進易退之風人至方之呂獻可范淳父則夫府君之以桑梓之故進得與之交從款密必非尋常木強之人固其有所不為者矣亭為兩公游息之舊覺成揭扁近不即夫溪山原麓之名遠不示之操存省驗之要而必曰適意云者意夫兩公遊于亭上之是時也攬烟雲之卷舒矚卉木之

榮悴雖萬物之變交乎吾前者有不勝窮而吾胸中天  
理流行之妙悠然沛然亦即其所處而樂其所安夫豈  
有一毫舍己從人之私得以溷吾之意而敗吾之適也  
哉凡朱氏之所以蓄之播之而獲之炊之者是亭實肇  
基之耳今亭則完美矣而有祠有主出于原始要終之  
意無弗厚也赤岸之有朱氏縣歷殆餘千年肆揚州之  
治行第一傳信史牒金威之功烈宜祀簡在人心下逮  
東堂府君之取友輔仁又得文清為之引重雖文清訥



言尚行他無所考見而世譜後題鑿鑿數十語珠光玉  
采其為朱氏賁澤之者已不啻千百言之多矣然則朱  
氏之子若孫踈瞻楹桷慨想儀刑競于問學而強于為  
善思夫天地吾身禹稷吾事皆由已推而致之彼科目  
祿仕可以倖得之者則一趙孟能貴賤之矣吾朱氏之  
先所以劬躬裕後封培而潤澤之者則不在是也乃若  
前記所云亭之興廢吾家之盛衰占焉此朱氏十一字  
符也有亭無亭何損益于朱氏蓋知有亭則知尊祖而

敬宗在爾後之人承之數之為何如耳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又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請歌以饗羣宗吾友白雲先生許君益之朱氏壻也彥修還以予言即而請焉其將有發矣夫其將有發矣夫重紀至元之三年其歲丁丑秋八月壬午里後學柳貫謹記

崇化堂記

吾鄉友吳君師道為邑於池之建德且三年矣既不欲厲民以自厚而又不欲鄙夷其民以遂拂其可善之性

則孜孜焉以學為務謂令之責不在于簿書期會獄訟  
予奪之間而在于化導表率漸摩薰染之有其具于是  
督逋租斂餘贏飭材庀工作講藝之堂七楹間還嘉定  
崇化之舊其制高爽麗密足以起靡陋而支永久矣既  
成以書來告曰我將日進其學之諸生講其所是而禁  
其所非以知學非身外之物而勸相興起則固令之職  
所宜為蓋其一以是自勵而其一以是勵諸人子其為  
我記而啓之何如夫講道修政仕者均有責焉然其所

施有緩急所就有厚薄要未可以槩論之也故令之去  
民為最近而其教民為最切朝發一言于堂序之上而  
夕可以達之荒村陋落之陋所教者不一二而所感以  
化者已十百其效簡且易致如此世顧迂之何哉六經  
羣聖人之言載道以行乎萬世者也賴諸儒發微闡奧  
瑩然無疑今雖去之逾遠舉而措之則大之可以善天  
下國家小之可以善吾身學何負于人哉人適負之耳  
士不幸不生聖人之時不被聖人之澤不得盡吾之性

以盡人之性是則繫之時矣而又幸而得乘道統絕續之運出于諸儒完經翼傳之餘進獲所承而退獲所守有弗講焉講之無弗受也有弗修焉修之無弗至也是豈不又繫之人乎建德屋山為縣茹蘭之溪經縣治西流會于堯溪以入于大江蓋大江以東窮徼絕域也其土風貴土著而賤遊徙其民樂寬簡而少鬭訟令以平易治之輒取能名去而建德為善邑矣吳君志剛識明果于問學而其學為有原本者起家進士三遷而為邑

於茲既因俗以導民而又欲累善以成政乃作斯堂進  
諸生而日講焉先之以經術將審其所是而格其所非  
則有先儒訓釋之言具存學官按而求之聖人之道抑  
何遠乎爾自君之悉心于學也作櫺星門新兩廡鐫紀  
鏤碑範銅為祭器以備物成禮是不一役而斯堂之作  
績用尤著蓋學初徙于宋嘉定中堂之上為六經閣燬  
于天厯己巳今堂成而閣未克為則以役大費巨故也  
若昔記其成者鄱陽柴公中行也石既燬不復存矣柴

公名在慶元偽學之籍其言必不碌碌顧予何人而敢襲其遊塵以犯是不韙之誅哉君訪而有得則請大書刻之以為斯邑之藻藉吾言何足儷也

婺源州重建晦菴書院記

孟氏之傳接乎孔氏未遠也紫陽之世汭之濂洛亦未遠也然而繼絕學於人心陷溺之餘振墜緒于世衰道微之後放淫距詖而天下一治扶世立教而經籍大明是則聖學顯晦之候而道統絕續之機立學有莫過魯

有祠禮緣義起而以教道結民心在於邦典有足徵矣  
謹按徽國文公紫陽先生朱氏世籍徽之婺源而自先  
吏部府君始因仕留閩遂徙建上先生雖生于尤溪講  
學于崇安而黃墩故宅吏部固嘗居之中歲還省墳墓  
議將考室而未果惓惓土思繫夫典則固其不忘者如  
是先生之學出于龜山之再傳而實上承濂洛之緒統  
婺源故梓則舂陵之營道而武夷晦菴則湓浦之蓮峯  
也尸而祀之比諸闕里使讀其書為其學者誦絃于斯



禴祠于斯則祠塾之建其視禮之高堂樂之制氏孰為  
輕重哉自先生歿而其學已大章顯逮易名賜謚配饗  
孔子廟庭而郡國之祠將徧天下獨婺源為縣時僅僅  
附祀學宮後其所宜先如軼典何至元二十六年江東  
按察副使盧公摯行部次縣慙焉愧之方議經始書院  
時饒州路總管府治中汪君元圭歸休里居以狀白公  
吾惟文公里中子公為書院吾之子弟竊將游焉請身  
任其責毋煩有司公既相其成役又謂先生講道雲谷

二滕公以鄉後學列于高第弟子并設主登侑重鄉學也復命有司請之行中書著額為晦菴書院猶舂陵湓浦之並揭濂溪道固一而已矣晦之一辭授受有原先生蓋已服之終身今又掇之以開來學表義抑深遠乎哉初所卜地在學之東位皆東向其後即縣升州亦因而弗革延祐甲寅院燬于火於是汪君捐館久嗣子南臺監察御史良臣同知福建都轉運鹽使良厓重于再造為買北郭民居僑立書院其處占地庠下神弗寧止

生師所廬亦窘燥濕遄返其故以聿崇新構方有事于  
能者而賢太守吳郡于公文傳適以麾節蒞郡粵初展  
禮即有志斯事爰及朞月弊革政通民既樂生士亦敬  
業乃因其時圖為興復除撤蔽障改闢大達面勢端直  
臨乎正陽位夫子廟於右而祠文公于左講舍中峙列  
廡翼舒門術有嚴階祀有截煬爨委積有庖有庾溪山  
獻秀卉木交蔭藏修游息無不具宜其經畫纖巨出公  
指授而掄材計傭委致金穀不懈益勤則治中諸孫思

禮思仁光輔實以承志為孝而能績于有成可謂尚賢  
好德之世者矣山長黃嘉老幸力役之無怠樂書院之  
惟新緘辭將幣請著石章惟予末學若何自靖然嘗反  
覆乎七篇之旨觀其推明羣聖之序而知孟氏之承三  
聖者非空言又嘗細繹乎集註之書考楊墨是非之辨  
而知紫陽氣化人事盛衰得失之論所以闡濂洛垂教  
之微言著百王致治之成法者為全功善乎先正魏文  
靖公之言曰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而予謂朱子

之功不在孟子下以先生配孟子則當以鄒邑四基之祠而視吾婺源故里之祠矣然則新是祠塾于先生父母之鄉而聚其鄉人子弟以時修習禮教于其中有學孔希孟之志而後宣之以為黜邪扶正之用予知于公之有是心也而若汪氏之世善修于家而能為人之所不能為皆足以質諸先生之教而無愧于是乎書

新修石門洞書院記

石門洞自謝靈運初開境幽而地勝前人篇什郡國圖

牒志其曲折縣與景合矣然觀靈運尋最高頂新營所  
住諸作不過蠟屐好遊伐山開徑之一事而若仰挹雲  
霏俯濯巖溜于以悟仁智動靜之體得內外交養之機  
此則深探密察學所自致靈運烏足以知之哉靈運之  
南出永嘉在宋景平間下逮皇元至元三十一年甲午  
之歲九百三十三年矣部使者王公侯按節過之乃始  
徵用廬山白鹿洞故事築書院山中置師弟子員使朝  
夕講肄以承國家敦儒育才之美占地幽夤而宅心神

明為學之方益得之矣自時厥後職風紀者以為先務  
或補葺祠館或經紀膳羞隨其力之所至有敬無懈常  
若聖師之恭臨乎前也至元改元之明年歲在丙子春  
三月肅政廉訪副使魯公至道廉問溫處道出青田溪  
上艤舟登車祇謁廟下顧瞻楹桷愜焉將仆乃與從行  
掾馮迪何崇禮謀曰是豈前修作始之意予惟後至其  
敢不飭首發橐捐俸屬邑長布呼齊令張智白之郡府  
掄材鳩工視其侈敗易致堅良不亟不徐以啟新功于

是總管盧侯景以暇日親來計度命長若令粒其成役  
自郡監牧而下若邑之寮吏院之師生咸有所輸未踰  
月禮殿儀門論堂經閣齋廡庖廩以次及于瀑下之亭  
棟甍翬如堦城砥如鮮好整比軼于舊觀又新作櫺星  
門六扉以嚴等威公還修贄菜禮告其成勛進諸生而  
教之曰書院據穹林雪瀑之勝既新美矣爾曹游歌于  
是有義理之融液無紛華之轆轤執業而興克義而得  
得之在我求之在人  
是惟聖師成物之仁而亦憲臣勵



學之意山長王時中起應曰時中不敏敢不敬恭乃事  
麗水令劉伯泉既為礮石具乃來請文予曰學者將以  
比物知類求仁入德固必有講有習而于山水瓌特之  
觀則亦何資乎耳庠序之教復于唐盛于宋聯而屬之  
備且悉矣然四書院之作尤為統有宗而會有元若李  
渤之于鹿洞朱洞之于嶽麓往往擇勝林樾寄懷泉石  
撫雲霞之舒卷攬霽暄之往來所以為高深為流峙未  
嘗不與陰陽之降升理欲之消息者相尋于無窮學豈

有他術哉亦驗諸其地而已石門層巘竦立縣瀑中瀉  
清冽之氣冰人肌骨道書以為玄鶴洞天宋紹聖中劉  
涇巨濟作郡紀其勝于石而米南宮實書之去朱令作  
亭王荊公述文時應不遠而巨濟文已畧不及之然則  
土木之功其可恃耶王公經始書院距今且四十三年  
由執憲之多賢而繼猷之迭見故雖腫鹿之栖卒免園  
蔬之鞠肆今魯公又能迓續前徽益恢雅道掃莓苔而  
修俎豆鋤榛梗而起誦絃時維牧尹之英思廣藻芹之

樂相茲率作迄底于成將令蹈詠之徒兩忘挑達之刺  
則臨石門之境者如挹洙泗之波履書院之闕者如游  
鄒嶧之郊自明善誠身以馴致夫化民成俗之盛于斯  
望之矣昉輶傳之歲來徯人文之日朗書院之所恃以  
久者雖與道體同期于無弊可也公擢至治辛酉乙科  
進士上第有學有政需用于時名別篤喇卜丹其字至道  
西域部人二掾皆由儒選而崇禮嘗由山東鄉賦登名  
春官矣其歲秋七月初吉太常博士柳貫記

處州路學歸田記

凡學田始皆官給歲籍賦租以供春秋時祀師生餼廩其疆理步畝載之戶曹之版明且悉也然自五十年來緇白殊流統屬角立挾邪飾偽之徒騁其私智謂學田無適主吾可以冒沒而攫取之或鑽石藏土中或賕賂竄鄉籍藉為口實從其所司移文州縣往往符牒未及下而效攘已蚤起訟理雖勤卒以卮言蔓辭淆亂糾錯莫能正定迨其久也是非得失繫乎法理欲消長存乎

人彼為是狡獪狙詐之謀者舉無以自匿于鑒空衡平之下校官去來捷如郵傳固莫知所適主而仁人君子執法持憲以臨乎民上斯主之矣處州路學田之在青田縣黃肚黃裏兩源者宋康定初郡守孫威敏公買之民間以隸于學有田有山有園地總之為十三頃八十六畝四十步砧基在學曷牒在有司焉可誣也至元二十七年僧官楊總統倚法始橫延慶寺僧師晟因搆誣詞陳之總所利兩源之便已豪據顯攘飾其言曰盧使

君約建寺于唐乾元中施田二十頃四至內無官民田  
土宋宣和元年改寺為觀三年而復五年知州黃葆光  
遂奪之入學蓋學自康定有田逮至元三十年歷歲二  
百五十寺未嘗無僧獨無一言及之何也且約起羣盜  
據州以叛自稱刺史吳越遣將討平之即其所施亦得  
之亂賊之手君子尚羞稱之固明是田為康定始有之  
田矣歸之于學理則宜然郡府方上其議明年詔旨誕  
布凡贍學地土貢士莊田禁毋侵奪于是郡符首下挈

其田還畀路學亡幾寺僧素禮如京師想宣政院臣  
納其偏詞不以達之省部直奏言宜如師晟所陳畫田  
三頃七十二畝付之寺僧而寺僧復緣是啟倖心不盡  
奪不饜郡府酌情論法檄青田主簿柴瓘教授杜熙躬  
即其地量計田山地凡十四頃二十二畝其以三頃七  
十二畝予之寺僧餘十頃五十畝令路學依驗砧基帳  
籍入其賦租自皇慶元年以始郡具上帥憲二府報下  
如章越五年延祐三年僧元清者再懇之宣政大變其

詞謂所餘十頃五十畝皆在廬施四至之內學非所當  
有復奏回付寺近而學遠僧獷而儒柔獷者怙勢柔者  
執理益久而莫能自明乃皇上御極之明年元統二年  
載錫璽書申嚴學校地上之禁職事趙良乘若干人彙  
詞白郡府府檄縉雲主簿鄭伯答學錄薛元德與青田  
縣官重行檢括其冬僉憲吳公按部至郡府備成案上  
之得報宜奉詔行事吳公去而憲副李公實來良乘復  
白寺僧慢令之狀公取案閱之悉知其姦乃具移總管



盧公責之所屬且俾經歷王君視書牘除元標黃肚田  
五百三段合三頃七十二畝入之寺僧外餘田地山十  
頃五十畝盡還路學其見佃湯文等十二甲徵到鈔米  
就給養士是歲六月李公復來慮囚重屬盧公其以歸  
田本末具饒諸石俾後有考盧公謂予嘗執筆隸奉常  
其言宜傳信方來乃使請辭予學于孟氏者也知息邪  
距詖所以正人心而閑聖道者其趨甚正至此之禹治  
洪水周公膺戎狄孔子作春秋究而論之君子以為知

言今去程子又數百年所云近理而非朱翟之比者果  
安如哉歸田一政耳可以識三公正人閑聖之用矣春  
秋重歸侵疆而書法各異然則謹而著之不亦可乎李  
公名端字彥方保定人歷仕館閣入御史府出節東閩  
再轉而泣東浙摧姦擊暴不撓不矜而尤尊其所自振  
揚風教壹本于儒學者稱靜齋先生吳公名燾字承禧  
廣平人再遷御史自汴移浙今為廣東憲副廉靖有為  
淵然儒者盧公名景字彥遠大名人世傳政譜守江陰

守三衢皆有惠愛是三公乃所謂仁人君子臨乎民上而為之適主者也若憲掾馮君迪杜君士謙武君瑛閻君國寶之佐其籌畫經歷王君文彪之宣其猷為法宜牽聯得書凡署牘官僚亦列名氏下方重勞烈也教授林堂後至不與與於樹碑紀績之役故未繫之元統三年其歲乙亥秋八月癸丑太常博士東陽柳貫記

建德路學新製樂器記

睦維山水郡民重土著不事惱淫馴而治之宜若易然

然宋上下三百年餘賢牧伯繼作惠綏善養之方何嘗不以學政為先以為詩書禮樂之教入人最深非是則無以牖其衷固其本而刑格勢禁苟免無恥者有不足施要為操得其術矣田諫議范文正趙清獻此一時也胡待制張宣公又一時也茲數公者言論風節為世楷式槩有偏重而典藩守部臨于是邦勸學範民隨時設施如出一軌何其盛哉雍熙間天下未有學而睦始遷廟建學自諫議倡之館生師備教養則成于文正清獻

時則奉詔行事顧列郡師帥有能有不能二公賢者宜不敢後待制當紹興初撤舊營新固已偉矣而門術側出猶有待于宣公闢而正之則自鼎遷物改以迄于今曾幾何時歲紀之推移麾節之更禪已漫不可考而究圖學政扶樹教基亦不為無人獨春秋二丁有祭無樂識者譏其禮制之未具以為大邦羞元統元年其歲癸酉浚儀王公昱自汲郡易節而來明年春躬執祀事于廷卒徹歎曰隆禮備樂薦茲明德國有典常吾為守臣

其敢不飭以速厥戾于是教授潘子陽進復于公昔前任人嘗範金伐石為鐘磬各十有六藏之尊爵之府而絲管陶革諸器色猶缺今當輯費求之杭市并致工師選弟子員肄其考擊絃歌之節惟奔走率職子陽事也而敢以累公公曰諾不逾時舟來得琴一絃三絃五絃七絃九絃各一瑟一籥簫笛簫各一巢笙和笙各二塤一搏拊祝敔各一而若鐘磬之編翼簏崇牙流蘇雜飾與祝敔之推籥咸具率師弟子朝夕肄習及秋藝成會

上丁釋奠出而薦之音節允諧儀文畢舉官師在位諸生綴行莫不竦耳動心知召和之有道而致饗之有容而公之于學蓋若衣食之維絲與粟無或忘也間即長貳寮案謀所以補敗扶傾之畧謂禮殿講堂役大費巨不葺則弊易撓為堅責誠在予自長貳而下咸應曰惟公所命乃以成畫授之校官凡梁棟桷榱之朽蠹弗任者爾求良木而更置之甃甃塗堊之毀頽弗密者爾合衆技而繕新之次而齋廡門闔垣墉庖廩咸使完整足

支永久蓋學之租入無贏校官既殫力表率而有籍于  
儒者亦輸財就功不勸而趨皆以承公之意故也公每  
旦望入學延見章逢語及仁義則諄諄析理納之于善  
言近指遠可服而行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傳亦曰  
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然則君子成是豈  
弟之德以有禮樂為之具焉夫民重土著則三德可興  
不事惱淫則教易入而化易孚今公治睦甫及再菴知  
以柔惠撫循斯民而又以禮樂鎔冶多士所操之術與



前是數公無弗同者特其所值之時有不同耳嗟乎易  
致者術而難致者時詩書禮樂毆之而善如此刑名慘  
礪毆之而不善如彼守其道以守其官公之是心固裕  
如也予忝公末交而婺睦壤地相聯知公宜人之政尤  
審且子陽予友也因其請記輒論次如右最其成功製  
樂為要題曰建德路學新製樂器記竊春秋之義繫諸  
侯之風統凡刑善尚來者之有取于斯至元元年其歲  
乙亥冬十又二月既望謹製

浦江縣修學記

校庠序之教所以開人心興民行其效必要于遲久而後見故古之善為政者每以是為急先務焉簿書期會刑名獄訟非不可以資富禁淫然而國之大閑在禮與義使其養之不預成之不夙則素絲安保其不緇荃蕙有時而併化履霜堅冰波顏風靡習俗之移人亦何所不至聖人有憂之于是聯比閭族黨之衆而納之仁鎔義冶之中仁義與生俱生非性外物也存養識察一致

其力則盡已盡人莫非仁義之推雖以吾含哺鼓腹之民而躋之鵲巢麟趾之化之上亦何所不可然則庠序之教其作人之效固若此奈之何徒視之以為飾治之具而已也悖其戾哉蓋校庠序通謂鄉學異名而同義若今大州小縣建學立師涖而教之雖非比閭族黨之所升然入孝出弟有作有息固皆三代直道之民特未有以先王良法美意淑之使善教之使成而遂謂今之學非古之學亦惑之甚矣吾鄉邑浦江無名山大澤

以濬發其奇無珍貨絕產以阜通其利在州部中介然  
下邑耳宋嘗以著令有廟有學矣自地入職方以來間  
歷二紀而餘不知其更閱幾令而其宮庭堂館又幾更  
營繕而完葺之往往斲削圯墁之工未斷于手而利敝  
危懼之形已繩繩而繼見彼其視為飾治之具者亦蔑  
焉若是而已則所謂以教道結民心抑何望乎爾耶禮  
義之不章風俗之日卑識者蓋深嗟而屢歎之矣重紀  
至元元年之冬莆陽林侯以才進士再轉得邑以臨于

茲而歲屬薦饑侯為之惠鮮困窮摧軋姦枿未幾令施政舉民咸讐服乃以禮登吾黨之士申儆之曰學為教首所為率厲而風動之者則亦有其方矣今制官期滿三歲即以代去教道之流行民風之變易吾未敢為若等望之也吾縣戶贏巨萬故家喬木蔭藉猶存其忍坐視吾聖師之宮傾侈弗支而縱吾誦絃之舍胥為茂草之區以重吾令長之隱憂乎里有耆壽之士張寧乃與松江府儒學教授吳貴孫合辭以復于侯曰殿役最鉅凡

飭材徵工以績于成願悉吾力毋煩有司而若他有籍  
于學者亦相率勸功于是堂庭齋館門廡庖廐皆無一  
之不理棟桴堯然堦城截然觚稜竝擢塗墍相鮮像貌  
應圖陞戟合度東西行者為之動目易觀蓋侯之究心  
斯學也精密整比軼于家政方牒訴叢沓符檄填委謹  
繩墨而嚴勾稽且日不暇給而侯之是心經度計慮靡  
間益勤雖一楹一桷一甬一甍必為之深顧遠省釋于  
安固而後已侯之知尊夫子而欲以顯報罔極之恩者

豈徒事乎宮廟室宇之微將有大于是者而職則未可  
以有為也侯之才敏用裕果足以彰科目得人之盛而  
一洗世儒腐爛軟熟之羞矣越明年工既告成教諭四  
明徐塤亦以月日將代謀于學之老張恕方棹願乞辭  
琢石以永侯德謂予以諸生起家嘗進列于朝矣風人  
之賦述者之辭竊有志焉泮水頌僖瘖乎無聲微子之  
委而孰委哉予因有謁于侯曰人性本善道之善則善  
矣道之而善非善教乎教者因其固有順而道之非有

所付畀而增益之也夫域方百里之地而謂之縣有土  
且有民矣制為官師治而教之然有學必有廟又為之  
簡其民之秀美使合樂習吹舞勺誦詩以歲時修禮于  
先聖先師然則耳之所聞目之所擊既皆先王道德之  
容而口之所講心之所惟又無非中庸性教之實是道  
也變而通之謂之政神而明之謂之教教在是則政亦  
在是顧吾所以存而主之者則在乎此而不在乎彼焉  
耳傳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又曰一日



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而孟子則曰善政不如善教之  
入人深也且勝殘去殺善人之政必百年而後可克己  
復禮聖人之教則可以一日而歸仁夫可欲之善與大  
而化之之聖則有差等矣予所謂校庠序之教其效要  
于遲久而後見者著為善之應而以常道望乎人則人  
易從何異之云乎林侯為邑于茲且三年矣其于敬教  
勸學之方益不徒取必于卓魯之所嘗有而直欲全體  
夫堯舜之所不能無孝弟之端倪仁義之塗軌其兆見

于今者已若此其效成于遲久者宜何如哉侯名以順  
字子木至治辛酉丙科進士紹興大儒艾軒先生之從  
曾孫也艾軒之學吾鄉先正太史呂成公實先得之其  
延昭流潤于我後之人者尚未昧也宜侯之嘉惠吾學  
篤不能忘邇其源委亦粵有自矣至元四年其歲戊寅  
冬十有一月日南至記

許府君新廟記

許府君廟於其里照仁而食于其鄉以能福民而享其

報也然則府君之得廟祀于其鄉亦應禮歟古者功烈被于天下則天下祀之被于一鄉則一鄉祀之被于天下者若禮法施于民勤事定國禦災捍患則封為上公祀為大神者皆是也祀于一鄉則若鄉先生之歿而祭之于其社與夫桐鄉之奉嘗汙陽之墓祠生有遺德歿有美報尚皆人心之不能自己者然耳禮非一定之謂去鬼為廟卑之為鬼尊之為廟廟之為言貌也朝踐饋熟報氣報鬼神之則其道隆禮之則其物備府君以捍

城蹈難而死英爽赫然愈遠如存矧子孫世世里居則  
廟而祀之蓋與他姓異矣府君里人晉許孝子孜之裔  
孫諱瓊字世英具材勇有智畧而尤精于騎射宋宣和  
間睦寇作攘擾逢蠡午府君慨然招集丁壯自捍禦其鄉  
遠近恃為一障三年春盜兵徧城郡守廉知府君之有  
勇智而可倚以為用檄之至郡與盜逆戰屢挫其鋒盜  
為引却郡上其勞補秉義郎尋攝郡事盜方日益兵攻  
城勢甚危棘而城中兵寡力竭左右無援府君率精銳

併力衛之自朝至日中殊死鬪殺相當府君遂以戰歿  
屍僵立如生猶能載所乘馬馳歸家明年降于鄉曰為  
廟祀我巖關之陽初府君在時里有淫祀為屬於人人  
患苦之府君命左右將撤毀若有物陰掣其肘者衆呼  
府君名乃訖火其棟宇而厲亦尋熄府君之以正除邪  
以剛濟難神而明之生死不貳固有皎然而不誣者矣  
自巖關有廟而水旱之祭雩兵沴之禳却災疾之祈禱  
民畢趨之二百有餘年于茲府君之有德於民與民之

有報于府君誠之至而禮之盡也舊廟位置湫隘弗與事稱八世孫熹嘗議改作未及為而卒于是其弟熊取為已任而拓基營財鳩工輸費一毫不以累諸人先中堂次外門次廡序合之為屋十六楹間而廟制具矣圻塤髹堊像貌儀等內外顯敞視舊加倍而熹子怡尤能承志以相其成起工於重紀至元六年庚辰之冬十一月庚申明年至正元年辛巳正月乙卯而工告訖功熊與怡既率族之羣從子姓具牲牢醴齊饗廟行禮則又

疏其事為狀介其友朱君震亨來請予文其言曰吾祖  
之德之烈有以信于其鄉矣然予懼其昭之于外者未  
備也願子詩之而吾祖託不朽焉乃具論之且為迎享  
送神辭一章遺熊使教其子弟歲時按抑楚聲歌以載  
祀于庭尚有歆哉其辭曰

西長山之葉我兮崑峯屹乎東峙上嫠女之炳靈兮下  
分疆于星紀羣岡陵之升降兮若輻銜而輪倚鶩邑區  
于南下兮畫澗溪之青駛若景氣之中塞兮若有人乎

戾止神變化之無方兮睨鶴城之良是冷風馭而雲輿  
兮忽而來儵而逝孰祭享以安予兮敬壽宮之崇祀簠  
牙礫其鶴翔兮梁椳亘其虹委神睠懷而容與兮擘桂  
枝之以淹晷昔禦寇之不利兮城垓覆而無隍蹈九殞  
於鋒鏑兮曰吾得死所其奚傷義烈激而不舒兮曦暉  
為之晝黃縹介馬之御羈兮載死魄而還鄉骨肉陰于  
野土兮氣蒸蒸而發揚為昭明焄蒿兮一機籥之翕張  
引列星之燦爛兮播卉木之敷芳此百物之精兮亦反



陰而為陽稽其實之本虛兮固神道之維常愴予懷之  
耿耿兮薦圭臬而合蕭光有牲盈俎兮有醑盈觴巫已  
以屢舞兮被雲衣其章章神宴娛則錫之羨兮歲胥樂  
于金穰沴消兵寢兮黃耆無央民獲承祀兮豢豕與羊  
殫寸誠而歸美兮薦帝祉之靈長綿太岳之遺休兮尚  
奕世其彌昌柳貫撰

待制集卷十五

謹案第三十一頁前七行布呼齊舊作字蘭奚今  
改 三十三頁前六行別篤喇卜丹舊作伯篤  
魯丁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錄監生臣卬步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待制集卷十六

七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四百四十七

集部

待制集卷十六

元 柳貫 撰

共山書院藏書目錄序

汲郡張公自始仕好蓄書洎通顯矣益縮取奉錢轉市  
四方積三十年得凡經史子集若干卷既以藏之其居  
共城蘇門百泉之上而類次其目錄如右延祐三年公



參議中書省之明年貫來京師實客授其家間乃得其所謂目錄者而觀之蓋其所儲自五三載籍外羣聖百家之言咸在亦既嚅嚅其腴澤而掇其大者用之天下國家其緒餘則以敷遺後人若公之心可謂無累于書者矣然經以載道史以載事上下數千年宇宙之運古今之會相尋於無窮者至總總也帝王之盛道在人心固莫非全書而秦之煨燼秦自煨燼之漢之表章漢自表章之書無毫髮損益也自時厥後執讖緯以談經而

經始離黨私門以議史而史始誣傳註紀述之家蓋逢蠱  
起蝟興十百古人不啻雖以向歆父子之錄畧班固荀  
勗之甲乙元嘉之有部崇文之有目僅止于一時中秘  
之藏而已况夫世變不齊文字日滋吾而持數寸之楮  
欲以殫窮其名類吁亦狹矣今公所聚之書浩穰若是  
則譜而稽之固其勢有不得不然者而豈賸之云乎抑  
聖賢之精神心術寓諸書其言道德性命至矣而制度  
儀章於今尚幸可考莫詳於禮樂夫既載之之詳而又



原於人心為易入則伯夷后夔之教是宜旁薄洋溢千萬世而一日也然五禮六禮之殊倫五音七音之易位遂有取其進退俯仰高下清濁之數一切紛更貿亂之用綿蕝以易三朝之儀因同室而祭都宮之制上齒之俗微于鄉飲之不修成人之道息于冠禮之不講至論鍾律則銖黍既差均節何有五量三統已因之無所適主雖奉常所肄亦且弊弊於龜茲之部梨園之伎而鄭衛不足淫矣嗚呼亦安知五帝三王不相沿襲之說其

流遂至于此耶此有志之士跂踵禮樂之興而庶幾乎  
人心可正世教可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治可得而  
致也今上而鋪猷叙倫之君下而明理宣化之臣大廷  
之議顧必有及于稽古禮文之事者聖賢遠矣精神心  
術所寓條在書綱在錄可槩舉而將之也非公之望而  
奚望哉貫之淺學何足以知之輒因序述而竊有獻于  
公焉

東亭圖序

代趙承旨作

東亭圖東亭之景也凡亭之景十數而不以名焉亭最勝也蓋東南出古邢城三十里許有村曰竇村是為魏國張忠宣公家別墅而東亭以方名則今大司農彥清父之為之也墅最于村亭最于墅墅有林有畦有堂有廬有百泉之流有蓬鵲之山浮嵐動靄朝姿夕狀頃刻萬變亭蓋一舉目盡得之亭猶圖也圖猶亭也始張氏之上世應宋金隱約於是村者百有餘年迨忠宣公以宏材偉畧事世祖皇帝出入省寺為時名臣而今司

農公尤以文學被遇四朝秩躋第一班亞疑丞直詞讜  
論實簡上知村之耄稚莫不誇艷公父子以為村榮而  
公亦以謂此水此丘吾先人所嘗釣遊水原本本吾無  
須臾忘也故自忠宣公去治第于城而猶即材為墅其  
後公以魏國太夫人服舍官歸墅居遂築斯亭端憂讀  
禮外睇瞻白雲行撫嘉樹岷岵之思終焉如新厥今身  
在朝廷乃心罔不在林野間嘗指圖而諗余曰吾有是  
圖猶其有是亭也圖在手即亭在心雖然見圖而不見

亭則圖為實亭為幻也見亭而不見圖則亭為實圖為幻也子能以莊語序吾圖實固為幻而幻亦為實也余復之曰可圖者亭而不可圖者非亭也圖者其幻而不圖者其實也方公年盛氣壯又得遭值聖明藻火鴻業鋪張大猷是皆有責於公之身凡天地間肖翹之品動植之類直公圖繪之一物則夫託一亭一墅於粉墨之微以幻為實而尚欲余言系之抑又何也公之家其先德之隆世澤之滋則固千載一時之勝而其實宜非圖

所能盡若予之耄言乃其所以為幻也畫者為誰薊丘  
楊光祖也序者為余余吳興趙孟頫也

席御史文集序

監察御史元城席公卒三年始塋貫為文以銘其墓又  
從其家得遺藁雜詩文若干篇公之友渤海嗣君時亦  
為御史閔公無主後將刻傳之而貫為之序公之學蓋  
出于紫山胡氏涵濡義理之真而含咀道德之華初不  
為葩粉粉澤以飾豔逞巧要自致于用而已居京師十

餘年始得郎祕書而曹局乃無一事雖食稍廩艱薄益甚然其氣夷慮澹終不肯希寵藉勢一跡貴人門戶獨其融悅晬盎之餘時時發之聲歌無所病於心故無所失於言大抵醇如也又十餘年入御史署遂有言責于時嘯詠之情亦少減矣而忠誠惓惓凡所論建於國體民命尤惓惓焉不幸多病卒不得伸其所言以歿而賴以有存者獨辭焉耳學而不能自致於用豈非命哉考其辭而知其心則公之學要為不悖於其師矣乃若嗣

君篤朋友之諒生死不棄汲汲然欲公之言傳世信後  
其誼可尚也已詩曰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嗣君其知政  
者乎延祐七年三月十二日國子助教東陽柳貫序

閻氏嘉禾堂詩序

宇宙間粹美純和之氣襲休發祥固專萃於人矣然而  
地之所載神之所形或亦間見于物物豈能偏勝哉殆  
氣之盛而不過有倏然而相感煥然而相符者是則烏  
可誣也始余知讀訓典見周書所列歸禾嘉禾二篇蓋



未嘗不以為成周盛際其氣之磅礴洋溢既已萃而為周召毛畢若而人則夫物之遇于斯時者烏皆鳳凰獸皆麒麟木皆連理而禾皆同穎復奚疑哉是區區一禾之瑞史乃屢書之辭雖闕而下下報上之義實猶有傳焉則其盛而不過又可獨歸之氣而已也夫亦忠厚之澤洽于品物者如此而人不得以專之歟厥今文軌四同聲教旁沾凡人才之翕聚固已上軌姬孔而下陋管商矣宜其草木之英華暢為美瑞層見複出以章章乎

氣化流行之盛而卒未之聞焉余蓋徯之久延祐七年  
余與西蜀侯巖亮甫並客京師間為余道汾亭閻君顯  
卿我友也去濛陽令即居成都毓禾于圃皆同本異稊  
而岐為八九至於無筭民謹言曰是祥也閻君能獨有  
之乎則以狀白于郡于行中書相臣曰休哉盍以是美  
歸之天子庶幾有國之禎符而我等與耀榮焉乃驛致  
于京時仁宗皇帝方齋居嘉禧殿事聞以禾宣付史館  
亦既特書諸策傳示無極君復侈上休德即名其堂嘉

禾堂蜀之勝士若朝之聞人往往聲之詠訶以斧藻閭  
氏千載一時之遇於是君改令龍遊其子敏道亦辟掾  
雲南行省適以事來將便道過家奉觴登堂絃匏諸詩  
以為君壽子能序之則敏道是來為益有遇矣余聞閭  
君仕蜀三十年能以清慎致名譽有子五人崢崢自奮  
抑賢乎余前所云粹美純和之萃蓋以氣言也盛而不  
過或於其人或於其物是皆感之而至觸之而應莫之  
致而致之一禾之瑞亦曰自夫閭氏者始而豈一家一

鄉所能獨當之哉余既尊其所聞而信其理有實然乃  
為之序先焉謂余為慕卜者則削之以懲其僭可也冬  
十有一月朔柳貫序

送劉宣寧序

昔劉君將令鄴陽仙井虞先生序以贊其行蓋未成而  
遭太宜人憂於是服除吏部再調君宣寧宣寧為縣隸  
大同府實戰國趙地漢屬雲中郡高祖追韓王信至平  
城被圍白登後魏道武徙平城都即皆此地按圖在單

于府東南而雁門馬邑東北唐稍于邊境置使節度經

畧其北去雁門三百里者曰大同軍則府號大同或汾

是矣今所統縣有雲中猶用漢舊郡名明其西雲內州

非郡故地特不知宣寧何自始縣豈遼氏有國升府為

西京在其時歟初其域臨西北邊民生長騎射間而驚

於戰鬪挾槊彎弧乃敢雜耕牧塞下人謂其風氣勁武

俗習堅強然以文法吏治則若束濕何也及國家肇迹

龍荒奄綏方夏時則大同視古畿輔雖並建藩王籍兵

守圉而疆場不驚鼓桴無警垂及百年革傲而恬易悍  
而柔往往襲弁服而談詩書自同齊魯之人故一有賢  
令長沐之以小惠則愛戴感悅不啻乳兒之于慈母宅  
生司牧而有社有人蓋無昔之難而於今為易易矣嗚  
呼是孰知累聖休煦涵濡之至於斯乃所謂必世而仁  
者乎予聞朝廷歲輦粟實和琳明安諸倉至八十萬斛  
而屯戍將士纔免饑色覈卒乘之名數計道路之工傭  
大同一府總其凡而所部州縣蒞其役比年薦祲人畜

陪死道亡者過半有司下急符責償其家一不赴期則官若吏或受譴呵賴二三大臣畫策更制悉出戶部茶鹽引募有能自輓自輸者入其粟而授其券夫既捐利以予商人則餉道之流雲委川會有不脛翼而飛行者矣比見行邊使還言困庾之羸大約足支三四年而山西八州去秋極豐菽麥被野畝收皆一鍾民去震撼擊撞而就休息安養宣寧方百里縣然化易孚而治易致殆莫宜於斯時也而劉君之敏裕而又得時與地而施

設焉則起卓魯以從之遊尚何愧哉方今中臺御史外部廉訪使者皆得承詔察舉守令歲上其名迹於朝有由小邑超授大州者吾知劉君必不釋於薦士之藁矣夫考土疆而徵民風令之事也予雖不識劉君而樂為君誦之以虞序為足信然而又欲吾夫子學道愛人之訓顯白于世于是乎言

送王吏部僉憲燕南序

河北薦饑而屬去秋大雨水鎮定瀛易固同其患矣然



太行以南壑谷諸流乘高直灌治河而下合潯沱滋陽  
二水奔放橫溢蓋將澤鎮定而後被于瀛易向之禾壟  
既化黿坎則為是數州之民生意殆極斬斬廟堂聞而  
憂焉乃輟朝士往視其菑發粟勸分凡以安活之者幾  
無遺策於是臺臣又言曰燕南廉訪使者治鎮而定瀛  
易皆其所部今民阨於饑去食新猶數月不有以厚衛  
而深養之譬諸人已痿痺氣一散敗全無日矣其議選  
官以聞而吾友王君景先實由吏部郎出發其使事紫

衣金魚承命即行都人稚耆咸一口言是嘗持御史節  
按河南首擊巨姦去之用是廉問一部豈可犯哉然景  
先儒者平時不務為矯亢之行向獨遇事英發以謂天  
子方張治具而卹民隱顧容一梟鵩其間使善類慙慙  
不遂誠若吾節何人徒見其排之之力而摧之之易不  
知景先之心亦行其所無事而已況今煦寒于既凜濯  
瘼于將殘若安絃焉急則中絕緩則屢慢矣本之學術  
之正而質之試効之果所為揅蓄捍患之道一誅強鋤

梗之心也而有異乎夫是數州之民其母以困悴為傷而覆用自慰則知朝廷慎簡憲僚之意蓋在乎此然予特懼君之惠將不能久專茲部也故于其別先序以為信至治三年四月九日柳貫序

理成隱居圖後序

吾鄉朱叔晦先生在咸淳間為名進士矣中涉憂患要自比管寧陶潛而有志不遂乃復挾其耿耿者北來京師又自視如機雲二氏入洛時通侯貴卿見輒慰薦先

生曾不肯少降氣抑辭久之得試江東一縣而歸雖身  
裹章服而心遊澹泊則故畸人靜者也其居理成林崦  
蔽虧墟井參錯間嘗以理成小隱自命東平張公夢符  
為以意圖之御史中丞劉公中書左丞馬公而下咸以  
意詩之或曰先生非克隱者歟則俛而笑曰吾未嘗隱  
而亦未嘗不隱然謂我克隱則誣其後去越之上虞令  
徑歸理成嘯詠山水間十餘年以壽終圖則是而人則  
非矣昔予未成童先子方謁故國子博士施公歸忽抵

其几愾然曰吾鄉綜名核實之學自源徂流大抵猶一日也公且老下是則朱叔晦伯季庶其似之予時未知言已竊識于懷稍長獲一再見先生聆其論議騰蹕今古鉤貫繩聯如張樂廣庭商飄羽揚律宣呂旋徐而按之莫不泠然赴節然後知其本之在是今先生伯季與先子俱下地而予以庸虛偶茲昌運躡登儒館仰前徽之未遠慨鄉學之寂寥輒因披圖為誌其末九京士會予安得而起之蓋予亦將隱矣至治三年夏六月十日

柳貫序

上京紀行詩序

延祐七年貫以國子助教分教北都生始出居庸踰長城臨灤水之陽而次止焉自夏涉秋更二時乃復計其關途覽歷之雄宮藥物儀之盛凡接之于前者皆足以使人心動神竦而吾情之所觸或亦肆口成詠第而錄之總三十二首噫置宴家之子于通都萬貨之區珍怪溢目收攬一二而遺其千百雖欲多取悉致力何可得

哉貫越西之鄙人少長累遭家難學殖荒落志念迂疎  
顧父師之箴言在耳嘗惡焉弗勝乃茲幸以章句訓故  
間廁西廡之武以竊陪從臣之末龍光炳煥照耀後先  
山川閎竒振發左右則夫紀載而鋪張之有不得以其  
言語之蕪拙而併廢也今朝夕俟汰庶幾退藏田里以  
安遲暮而諸詩在藁懼久亡去吾友薛君宗海雅善正  
書探囊中得舊紙數板因請宗海為作小楷聯為卷豈  
直歸誇田夫野老以侈幸遇之萬一而顧瞻鼎湖薄天

萬里遺弓之痛有槩于心尚何時而可已耶後三年至  
治三年十一月五日柳貫自序

高氏四子字序

木之於植物類也而自芽蘖之微擢之以至於盈把而  
合拱則雨露之所滋息地力之所培養以能汔遂其材  
而為繩墨之所不舍蓋觀於其初而知其末之所至則  
夫牛羊斧斤或得以闕其生而毀其全者豈木之罪哉  
徂徠之有松新甫之有柏木之園也公輸梓慶一日過



而睨之則下者軋凡卉上者干青霄其離立錯峙於吾前者用之而有不盡焉然後知才者天之所予其條達鬯茂於先正以為落華就實之地顧其本之則如何耳易於地中生木之象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夫小而能大由其積也積而能至由其順也故小積者大積之漸大順者小順之形枝葉之櫨根柢之固也上極之崇中題之正也然則本於木性之初而知夫木道之必能以有行者用易之機也學者進學之功其亦若是而

已詹事長史太原高君既克其所自得以顯融于時而  
又將進其四子於學則以其名問字于予予嘗觀于木  
而知其所以為升乃即其四子之名而為之演繹其義  
以申告之故有本則滋誠之立也本而不端末斯迷謬  
字本以孟端易悴而榮仁之實也生意流通全德弗昧  
字榮以仲仁楨立於中物之則也匪植之剛其何能式  
字楨以叔剛上衡維棟極之義也隆之又隆協于中矣  
字棟以季隆曰端曰仁履吾信也曰剛曰隆思吾順也

知升之時則知學之序所為稱物之小而取類之大者以吾字偶君名其亦有遺義否乎雖然父子之恩天之施也一蓂一栢無形色之者而氣之滋至莫不思其始以厚其終焉故君子之教惟木為近而若升之順德漸之善俗蓋無非木道之用是則高君取之以命其子之意也惜乎予之言不足以據發君之所蘊而本嘗以胄子從予受經則其義有不得隱焉者矣深體而密察之是在四子而已予何言哉

開元宮圖後序

右開元宮圖一卷宮本宋理宗女周漢國長公主第在杭州清湖橋西第成於景定辛酉公主實以是年下嫁駙馬都尉楊鎮其後公主薨鎮從北上逮至元辛卯而籍于楊氏三十年矣道士買得之為宮用其法塗墍繪治又三十年當至治辛酉燬于火天運繞一周而廢興盛衰不可復詰者如是是圖所載凡皆楊氏之舊而宮之制不與存焉志其變所以無忘其始也初理宗無子

度宗自福邸入正儲貳而謝皇后女獨有公主兩宮最  
所隆愛有司希旨為治第帷帳供御下乘輿一等居半  
歲猶以遠掖庭更卜和寧門東穿堦垣為直道內官宮  
婢朝夕通饋問而是賜第在清湖者惟居楊氏母方已  
未庚申間賈似道振旅還朝以功伐自詭上下蒙幕諱  
言邊事視襄樊秦蜀之賞購不能貸土木文繡之輸將  
秦驕保淫卒至兵燹薦起而鼎之存亡遂弗可復計况  
夫第宅甲乙去故即新僅若擣菹之一擲者乎雖以竹

宮桂館之名易珍臺璇室之舊而祝融回祿猶眷焉顧  
之豈將與昆明灰劫同盡而後已耶抑番休迭王之在  
天者人力果不足以勝之耶不然鳳簫既遠絳節時臨  
嶽靈川后職其禁訶祓除獨何為者耶是數之不能不  
然而物囿其中予亦不得而知之也作圖時宮則未燬  
其堂榮牖戶林疎邃密矩引繩聯纖疎鉅感精歷筭者  
不能為之羸縮而臺亭沼沚躡廢過半道士頗損益之  
然大畧可想見已眉叟真人今主是宮方更為宏敞以

修祠秩功未竟會朝京師以圖示予予嘗竊識其舊乃  
為序篇首凡有得于黍離麥秀之遺聲者繫次其後焉  
泰定二年五月廿三日柳貫序

齊太史春秋諸國統紀序

說春秋者知聖人經世之法寓於一筆一削之間而不  
知假魯史以著侯國之行事其盛衰離合之端其成敗  
是非之迹有不可掩夫子魯人而魯實周之宗國幽厲  
傷之舍魯奚適拳拳是心夫豈得已然而王必曰天王

正必曰王正所為託始於茲以深示撥亂反正之道蓋  
常若文武成康之臨乎前而典禮命討有其宗非止于  
詳內畧外而已也經之所書有常有變常者固不可變  
而變者則所以為常首王人次封爵此常也主會主兵  
謀從謀逆則幾於變矣先後之倫或殊號名之實不異  
以宋齊晉衛而偶秦楚吳越則栢翳鬻熊之宗太伯仲  
雍之胤夏后氏之胤桀之狄道何少恩哉道在中國分  
義猶存故能遏亂畧於其始及其既散則大權下偏外



興日侵誓盟征伐彼得專制進而序列抑以志變聖人  
一心皦如天日造化權輿見於特書屢書將使萬世之  
遠臨之而懼謂其班王室於侯邦薦衣冠於左袵不知  
言者也貫自受讀竊疑列國之事豈皆史官承告所載  
要之舉實立文各有其本而貴賤榮辱夷考不誣春秋  
在天地間視周猶魯視魯猶列國以為為魯而作則始  
隱終哀而原于典禮命討者果為天下乎抑私一魯乎  
艱難離索不幸學未成而廢矣比來京師常願求之大

方以祛夫惑見而沙鹿齊先生之言則曰春秋以同會  
異以一統萬蓋始魯終吳合二十國之史記而為之者  
也間嘗叙類成書曰諸國統紀降周於魯尊為內屈也  
先齊于晉以霸易親也繫荆及吳懲僭以正也其道名  
分之意所以經緯乎書法義例之中者則亦先儒引而  
未發之奧云耳予何言焉貫既得而誦繹之復次其單  
陋質之先生以自厲謂予嘗知春秋幾何不為孔門游  
夏之罪人哉泰定二年八月廿一日柳貫序

嘉溪圖序

太原既稱山水之囿而嘉溪以地配名宜絕勝矣其地勝故其產不凡珍卉異植雜羽毛之物不能以獨當之而勁正瓌特之材往往出乎其間詩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又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明沃土無瘠品美器無褻味然則論其人而不本之其地可乎予友段君某其居嘉溪宦遊于南每亟道溪居之勝所至即以嘉溪自名其堂示不忘其先也蓋君方從事於江西廉訪使者

之府用清裁敏識致聞于時其駸駸華要以需為天朝  
羽儀固若探囊而取物將未能終有是溪審矣然溪之  
閱於昔顯於今者由君發之則溪非有麗於君而君亦  
非有徼於溪也溪之水可以濯君之纓溪之石可以厲  
君之齒其鮮可以膾其毛可以薦不辱以愚不亢以廉  
婉其德顯其名雖全體乎勁正瓌特而謂之嘉於君何  
賸哉夫尊其所出仁也知其所擇智也予於名堂而知  
君仁智之兼盡故以意圖之且序以實之而因以賀茲

溪之有章也引聲而歌詩人之義將毋以予言為夸焉  
憲幕諸公送許仲謙北上詩序

涓臺許君仲謙為廉訪掾湖南北江西三府考第既成  
遂將陟明天官之版于時江幕多才彥咸賈勇賦詩期  
君顯大以說吾府得人之勝不鄙蕪陋授簡請序予曰  
李唐盛世最重同館之好遇有行役必擇名園廣榭張  
飲取樂徘徊瞻眺日盡繼夜雖詩籌酒令次舉迭發於  
睽離間別之中而其情文所至將已不已常足以動風

人之迭思章太平之休觀延及於宋聲徽未殄篇什所  
在如攬畫圖故夫因人論世者往往有取于斯以為治  
教之成此其驗也今吾府建治於洪而凡江右十一州  
所部之政令皆得考察其臧否而以時刺舉之方臂使  
之賢飭正官常修樹風紀而操觚秉翰之英又極東南  
妙選鍾呂調均冰玉照暎革竄鋤暴威憺化行鴻聲淑  
譽洽于中外仲謙乃以是時首名薦書而並遊羣俊復  
能追求典禮示之彌文以風厲當世自余觀之所為期

之顯大以詫其得人之勝者夫豈私一仲謙乎哉然則  
微仲謙之潔廉不能以承賢使者之殊知微並遊羣俊  
之豈樂不能以流仲謙之華問而予茲序述特以當異  
時和鉛吮墨之深資駕騷騁於虛空遡焦鵬于寥廓予  
于仲謙有後焉耳

義烏王宰二子字序

爵於人之朝者其等五曰公卿也曰大夫士也公尊於  
卿卿尊於大夫大夫尊於士矣莫尊匪公莫卑匪士尊

臨乎卑勢相維也卑統乎尊分相承也至于勢分不能以相形而才德之論立君子蓋有權焉權非其實之謂矣迺若古之皋夔稷契伊傅周召則所謂有疑承輔弼之德與才而又當夫疑丞輔弼之位與名者也天下信之後世稱之以有其實焉耳昌黎韓子唐之名史氏也論其兄會與其友盧東美張正則崔造喜談經濟而以王佐自許當時謂之四夔是四人者雖處而未仕天下固已許其與夔皋者侔緣韓子之論而高四夔之行君



子蓋有權焉權非其實之謂也然則處而未仕既許之以王佐之才又因其才而遂予之以其名亦何所不可哉晉寧王君出宰烏傷之明年予過縣境以客禮見君君見其二子而問字焉予間與二子接受其氣夷色莊學端識敏年不可及志不可及膏梁綺紈之習不設于心不游於慮雖出入廛閭志泊如也問其名伯曰輔字公輔仲曰弼字公弼其所取義則一辭不費而意已獨至有足嘉矣然予則以為輔取持車之義而弼者承弓

以致其用者也皆有資于人而人亦資之以為用故以是二言偶諸疑丞之間以為王佐之別稱人之與物有異用哉夫以二子之醇質美行進而之用無不可者冠而筮賓獨以二言製為之字又首以公輔公弼之一辭所以期之遠且大者亦曰論其材質可以為公之輔為公之弼云耳蓋有是輔弼之才矣則由士而進于大夫若卿歷階而躋循序而至雖同升諸公皆已分內事耳孰謂權非其實哉不然知言如韓子又何為直予四友

以四夔之名而史遂著之以為實耶因書以勗二子而  
且以諗之君焉至元四年冬十又一月甲子蜀山居士  
柳貫序

待制集卷十六